



藤萍

世界已经颠覆，旧的文明在消亡，新的文明在升起。

著

This is not a fake world

上

未亡日

藤
萍

著

未亡日

上



贵州出版集团
Guizhou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未亡日 / 藤萍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221-14483-6

I. ①未… II. ①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4572号

未亡日（上下）

藤 萍 著

出版人 苏 桦

总策划 陈继光

选题策划 飞魔幻工作室

责任编辑 陈继光 胡 洋

特约编辑 罗 婷 林 碧

封面设计 A BOOK壹书工作室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SOHO办公区A座贵州出版集团 邮编550081)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字 数 570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4483-6

定 价 65.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策划部 0731—88282222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4210715

• 第一篇 · 尸宴求生

- | | |
|-----|-------|
| 002 | 一 聂雍 |
| 007 | 二 下水道 |
| 013 | 三 同伴 |
| 021 | 四 墙中 |
| 031 | 五 冰杀手 |
| 035 | 六 清洁 |
| 040 | 七 实验室 |
| 043 | 八 女人 |
| 056 | 九 脱困 |

• 第二篇 · 幽海深澜

- | | |
|-----|----------|
| 064 | 十 基地 |
| 069 | 十一 关于萝卜 |
| 073 | 十二 紧急任务 |
| 076 | 十三 海底漫游 |
| 082 | 十四 不自救就死 |
| 085 | 十五 幽灵蛸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089 | 十六 洞穴 |
| 092 | 十七 怀疑 |
| 096 | 十八 杀戮 |
| 100 | 十九 欲向陇门掷一生 |
| 103 | 二十 自动穿梭船 |
| 106 | 二十一 魚梦 |
| 109 | 二十二 疯狂的丧尸 |
| 116 | 二十三 巨兽 |
| 123 | 二十四 医院 |

• 第三篇 · 灭绝之地

- | | |
|-----|---------------|
| 128 | 二十五 手铐 |
| 135 | 二十六 缺氧 |
| 139 | 二十七 陈子明日记 |
| 144 | 二十八 陇玉知 |
| 148 | 二十九 薇薇·夏洛特的大脑 |
| 153 | 三十 被击中的卫星 |

159	三十一 A+ 任务 02
165	三十二 死神之息
171	三十三 伪生命体
178	三十四 自上而下
182	三十五 被踩死了
187	三十六 空间光裂术
190	三十七 塔尔塔洛斯的巨蛋
197	三十八 熟悉的你
200	三十九 死者
204	四十 神经兽
210	四十一 我在
215	四十二 消失
220	四十三 克莱因老年
225	四十四 真相的碎片
230	四十五 室之潮汐
234	四十六 脑、脑、脑（上）
237	四十七 脑、脑、脑（下）

目录

C O N T E N T S

240	四十八 战神
245	四十九 死贫道不如死道友
251	五十 玫瑰般的少女
260	五十一 糟心的玩意儿
264	五十二 零之领域
268	五十三 盖地之网
276	五十四 润泽而渔

• 第四篇 · 战队新人

281	五十五 附带入队
285	五十六 是他吗
289	五十七 新的开始
294	五十八 训练
299	五十九 尹松鼠
302	六十 鹅兰娜海国事件
306	六十一 第一次出征
311	六十二 塔黄岛

第一篇 · 尸宴求生

○一 聂雍

一百年后，世界会是什么样？

当聂雍湿淋淋地从营养仓爬出来的时候，发现显示日期是“2124年”。

此时距离他被冷冻的日期已有一百一十一年。

聂雍眯起眼裸身坐在营养仓上，水蓝色的黏液顺着他的皮肤往下流淌，显得整个人像只蓝色的怪物。

他记得他是个警校教官，在训练中出了意外，以2013年的医疗条件无法医治，才被送进冷冻仓保存，以等待医学发展之后能够把他治好。但没有想过，等他真的清醒，时间竟然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

2124年，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聂雍抬起头来，发现这是个冰冷的小房间，四面贴着纯白的瓷砖——看来虽然过了一百年，但房间的样式也没多大改变，甚至连瓷砖的质量也没多大变化。房间的中心摆放着两个营养仓，里面放满了蓝色的液体，插着大大小小的管子。他刚才正是从其中一个里面爬出来的，而另一个营养仓里浸泡着一个男人的身体。

显而易见，他已经死了。

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腐臭味，说明这个男人已经死去有段时间了。他

注意到营养仓上连接的那些仪器并没有在运转，水蓝色的透明黏液也是静止和冰冷的。房间里有光，但灯不知道在哪里，或许是一百多年后的先进技术创新，墙面会自己发光。从墙面散发出来的柔和白光映照得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很清晰，除了墙上悬挂的一个电子日历、地上两个营养仓，以及墙角的一个铁柜之外，这屋里什么也没有。

聂雍抹了抹脸上的黏液，从营养仓上跳下来，地板出奇地冰凉。他怀疑冷冻库就在下面，伸出手去拉扯铁柜的门，那铁柜无比沉重坚硬，没有密码显然打不开。他用力摇晃了铁柜两下，柜门没有打开，倒是铁柜底下滚了个暗红色的小球出来，荔枝大小，浑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聂雍把那小球捡了起来，奇怪的是那东西是温热的，里面似乎有仪器一样在极其轻微地震动。就在他对着那小球上看下看的时候，一道微红的光线从小球里射了出来，几乎是立刻，一个立体人像悬浮在空中，清晰得像真的一样。聂雍饶有兴致地扬了眉，原来一百年后，三维立体成像已经这么成熟了，这不仔细看，完全和大活人一样！

从小球里投射出来的是个穿着古怪的男人，以聂雍这种大老粗来看，那就是一套花里胡哨的戏服，并且这个人像还套着个帽子，脸整个埋在阴影里，连眼睛都看不见。随着人影出现，一个声音也随即传了出来：“你是谁？”声音的效果不太好，只听得出是个男声。

“你又是谁？”聂雍对人影并不怎么感兴趣，倒是很感兴趣地看着手里的红色小球。不管是声音还是影像都是从这个小球里发出来的，而如果传来这个影像的人能“看”到他，显然也是通过这个奇怪的小球。

“我叫聂雍，刚刚从这个地方爬出来。”他敲了敲营养仓，又眯了眯眼，“我被冷冻的时间是2013年，老兄，你能告诉我外面的世界现在是什么样的吗？”

那个人像转了过来，他真的“看得到”聂雍，说道：“你是被成功解冻的样品？”

“样品？”聂雍若有所思地捏了捏下巴，指着那具死尸，“呃……那

不成功的，就是这样？老兄，所谓‘解冻’成功的有几个？失败的又有几个？还有，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才能从这里出去？”

那影子停顿了一会儿，道：“这里是BUC公司的冷藏库，冷库里面储存着大概五万多个像你这样的‘标的物’。这些大部分都是在2010年到2030之间冷冻的，那时候技术十分不成熟。”影子又微微顿了一下，继续道，“导致标的物的复苏率非常低，变异率相当高。”

那就是说老子还是幸运的了？聂雍笑了笑：“变异率是什么东西？”

影子似乎是“看”了他一眼，聂雍肯定自己感觉到了。只听影子说：“BUC公司已经没有人了，自从八年前标的物里复苏出变异人，所有的员工都撤走了，这栋几千平方米的大楼，外面几十亩地的厂区，没有一个人留下，唯一的活物就是你。”

“变异人？”聂雍好奇地问，“那是什么？”

“被封存的狂犬病人复苏后，病毒变异了，把他们变成了见人就咬的怪物。”那影子似乎挺有耐心，有问必答，“被他们咬过的都会染病，极具攻击性，并且他们能存活六个月到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聂雍沉默了一会儿，也就是说在这个屋子外面的世界，也许有一大堆“变异的狂犬病人”在游荡，当初要不是这个病毒没有控制住，这里也不会被废弃。他有点头痛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裸体，说道：“变异人什么的，我现在其实不太关心。”他很认真地看着手里的小红球，“我只关心……呃……有没有衣服穿？”

影子给他报出了一串密码。聂雍按照密码打开了铁柜，铁柜里放着两份档案和两套病号服。他欣然穿上一套，也毫不客气地把两份档案都翻了一遍，发现正是自己和地上那具死尸的档案，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是这里以前的工作人员吧？”他把那颗小红球收进自己口袋里，拍了拍口袋，很满意地活动了下手腕、脚腕，“外面有变异人，但是老子走投无路，还是要出去的嘛！”

那影子并没有回答，似乎默认了他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员工。但聂雍也

没有等他说话，他飞起一脚狠狠地踢在白色大门上，只听门锁发出一声脆响，白色的门顿时缓慢地向外滑开，屋子外的情景也映入了聂雍眼里。

屋外是一片黑暗，在遥远的地方依稀有零星的白光，聂雍大步走出门去，这个房间的左右两边都有门。沿着这条漫长的走廊过去，不知道有多少被冷冻的“标的物”正在房间里解冻，而紧闭的大门说明那些房间里的“标的物”都已经死了。

就像蜂巢里的蛹一样，能变成蜂的，就突破那层蜡出来，密封在里面的是都是尸体。

聂雍适应了下光线，眯着眼看着远处的几点白光——有几扇门开着，那是表示还有其他人存活？

“喂？”他突然问，“老兄，你还在吗？”

那衣着古怪的影子闪了闪，出现在他身前两三步的地方：“我在。”

“这什么公司真的没有活人了？”聂雍指着远处一个摇晃的黑影问道，“那是什么东西？是变异人还是什么别的？”

影子闪烁了一下，说道：“那些是尸体。”

“尸体？”聂雍吃了一惊，“尸体还能动？”远处的黑影的确在晃动，虽然不快，却正在慢慢靠近。

“尸体，和寄生在尸体上的尸虫。”影子说，“它们长得很大，像蛇一样把尸体缠住，拖着到处走，吮吸营养，一直到只剩下骨架。”

聂雍摸摸脸：“那它攻击活人吗？”

影子转过来。聂雍发现这影子虽然看不到脸，却能感觉到那眼神，仿佛在鄙视他一般，说：“当它们发现你比腐尸好，就会缠到你身上，拖着个活人自然比拖着个腐尸营养好。”

“喂，你说话能和谐点吗？老子是你祖宗，不知道情况也是正常的，你鄙视什么？！”聂雍说，“还有，你那个什么……你自己是个活人吗？还是一段电脑程序什么的？”

影子沉默，拒绝回答。

“不说就算了，脾气真古怪。我就喊你影子好了。”聂雍四下看了看，远处摇摇晃晃的黑影还真不少，如果那些东西都是拖着尸体的尸虫的话，还当真令人恶心。

“除了从大门出去，还有哪些路通向外面？”

“下水道。”这次影子回答了，听那口气，他仿佛很看不上聂雍，但因为也很无聊，所以耐着性子回答他。

⑩ 二 下水道

BUC 公司有庞大的排水系统，聂雍不知道眼前这地宫一样的排水系统是用来做什么的。难道他们生产出来的废水体积达到了必须用八条地下暗河才能排出去的程度？BUC 公司是一家医疗公司，又不是污水处理厂，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但聂雍并不想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他只想从这个鬼地方出去，看一看 2124 年是什么样子，他还思考着以后自己要怎么样生存下去。

他是从一楼的下水道口进入 BUC 公司的地下排水系统的，影子对地形非常熟，虽然八年没有使用，下水道里布满了奇怪的苔藓和污物，但他还是非常顺利地进入了底层。

现在在聂雍面前的是水泥墙分开的八条人工河流，分别流向四面八方。他所站的这个位置像是一块中心孤岛，环绕着孤岛的是八条阴暗的排水道。这玩意儿是由什么古怪大脑设计出来的？聂雍抓了抓脑袋，瞟了一眼无声无息的影子：“喂，这里真是下水道？”

影子是没表情的，回答：“是。”

聂雍把那颗红色小球拿了出来，一抛一接，似乎正在思考要不要把它扔进水里。

影子紧张了一下：“你要做什么？”

“不说实话，要来也没用，揣在怀里不知道要怎么样害我呢，还是扔了的好。”聂雍一本正经地说着，接着一挥手把东西直接扔进了水里。

随着那“扑通”一声，影子吱吱地响了两声，变得非常模糊：“底下是总控制室——”随即影像消失，连声音也听不见了。

这下聂雍慌了：“喂喂喂……”他对着空气喊了几声，喃喃自语，“不会吧？我还以为多先进……差劲，太差劲！好歹也弄个防水的高科技啊！”他“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幸好这地下水不深，摸了几下就找到了红色小球。聂雍把它擦干净，摇晃了几下，“影子？还活着吗？”

那红色小球安静地躺在他手里，没有了半点动静。聂雍抓了抓头皮，干笑两声，把它揣回怀里。虽然说这里显然不仅仅是个下水道，但他急于逼供把唯一了解情况的“人”弄死了，接下来的路只好自己一个人走。

八个方向，要往哪里走？聂雍对着自己面前的那条路大步走了过去，他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既然老天把这个方向摆在了他的面前，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就算没道理他也能走出道理来。连接着下水道口的圆形孤岛并不大，有台阶通向那条幽深的水道，他一步一步走下台阶，这里光线昏暗，水道深处没有灯光，只有远处的水面静静映射着孤岛的灯光。

“哗啦”一声响，聂雍走进了水里，水并不深，刚刚到膝盖，他看到水里有些东西在窜动，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走过一段水道，远处有缥缈的灯光，眼前豁然开朗，居然是一片更大的空间，水沿着潮湿的台阶静静地向下流淌，一大片台阶下面，仿佛是水池，又像是泥泞的地面。聂雍瞪着这巨大的空间，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看见大概一百米远的地方有一片墙壁，那墙壁上依稀有栏杆的痕迹，但已经破损，墙上有一盏灯，居然是他很熟悉的圆形黄色节能灯泡！在那灯泡微弱的光线下，他看见——他看见——有一些巨大的头颅在遥远的深处晃动。

那……那些头颅是有眼睛的，眼睛射着微绿的荧光，看那眼睛的位置，那些黑暗里的东西至少有两个人那么高——那是什么东西？

聂雍是个胆大的，一向无所畏惧。但他站在这儿看着远处那些身影模糊的巨兽，几滴冷汗直接从背后滚了下来。

天，那都是些什么东西？恐龙吗？在他贫瘠的大脑里，除了恐龙之外，再也想不出什么怪物能有这么大了。而远处那些遥远的影子仿佛感应到什么似的，抬起了头，聂雍听到“哗啦”一声巨大的水声，有什么东西正向这边走来。

怎么办？他的大脑在飞快运转，是转身就逃，还是……他的思维还没想出办法，他的身体已经动了起来，五指扣住身边的水泥墙，聂雍跳了起来，手指深深地陷入墙上生长的古怪苔藓中。他就借助那些苔藓，快速攀爬到了高处。高处有些铁架，大半已经锈蚀，聂雍谨慎地伏在上面，也就在他刚刚伏在铁架上的时候，远处那个黑影已经走了过来。

那是一只巨大的怪物。

那的确很像恐龙，是一只两足站立的蜥蜴模样的怪物，背上布满了暗绿色的花纹，但它的头上有一排犀牛那样的角，嘴里没有牙齿。聂雍全身冷汗在不断涌出，底下的怪物看起来不太像具有攻击性，至少它没有锋利的牙齿，但一只将近三米的巨兽就站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没有人能不紧张。那东西抬起了头，看得出它知道聂雍就在上面，但它似乎有点无可奈何。

“这是一只裂角蜥。”突然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聂雍吓了一大跳，这才看见那长袖宽袍的影子又出现在他身边，表情淡淡的，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

“你没死？没死怎么没声没息就不见了？老子差点被你吓死！”聂雍大怒，“裂角蜥是什么玩意儿？”

那影子没形没迹的，刚才不见了，聂雍以为他进水里了，却原来不是。大概是这家伙在生气，现在又出来卖弄，弄得好像动物园的讲解员一样，气得聂雍又想把小球往水里扔。

影子显然不能窥破他的心理状态，仍旧淡淡地说：“这是裂角蜥，是美洲沙漠地带遭受强辐射后产生的新物种，不要怕，它没有牙。”

聂雍早就看到那东西没有牙，颇为惊讶地问道：“它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它虽然没有牙，但有毒。”影子说，“你是它的食物。”

聂雍还没反应过来影子说了些什么，那裂角蜥就张开了嘴，它的嘴里肉乎乎的，果然没半颗牙齿，但全是黏液，一条长长的绿色舌头笔直地弹了出来，就像青蛙吃虫一样，闪电般向聂雍拍来。

聂雍本能地向旁一闪，那舌头擦身而过，舌头上的黏液却溅了几点在他身上，那身白色的病号服迅速被腐蚀，破开了一个个小洞。

“这和硫酸一样！”他惊怒交集，这三米高的一只大毒物蹲在下面，他要怎么打开生路？这底下就是个地狱，见了鬼的小红球把他引下来果然没安好心。

“这种生物的唾液具有腐蚀性，但不能致死，沾上皮肤最多就是红肿溃烂，致命的是它舌头上的芒刺。”影子说，“芒刺上有毒，曾经有人拿它来处理尸体，因为它是一种消化液，能把尸体化成水。”

恐怖的化尸水！聂雍看了眼底下傻乎乎的裂角蜥，这家伙大概就是叫“化尸兽”的吧？

影子又说：“裂角蜥以腐尸为食，但偶尔它们也捕食活物。”

“你说这里已经八年没有人了，这几只裂角蜥是怎么活下来的？”聂雍“扑哧”一笑，“吃蚊子的腐尸？”

影子没有笑，他好像从来不知道“笑”为何物。

“这里有腐尸。”他淡淡地说，“那些尸虫会把尸体从上面带下来，上面曾经有无数的尸体，有数不清的尸虫，它们会来这里喝水。”

聂雍呛了口气，喃喃地说：“呃……”话还没说完，底下的裂角蜥已经发现上面的食物动作灵活，突然背脊一挺，一个偌大的头颅就伸到了聂雍面前。聂雍整个傻了——那双绿幽幽的小眼睛就在他眼前，正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聂雍突然发现以往他对生物的理解都错了——他打死蚊子的时候从没

觉得蚊子会思考，但显然眼前的这只生物是有思想的。

或者说，它正在揣测眼前这不一样的“食物”的实力，然后思考它要不要进行攻击。

聂雍一动也不敢动，墙头上的铁杆不能支持他做太大的动作，何况人在墙上可不比壁虎在墙上，无法灵活转动，更何况眼前这个东西俨然就是壁虎的同类。裂角蜥没“思考”多久，大嘴一张，聂雍只觉得微风拂过，那条绿舌头已经到了他面前。

他本能地一伸手抓住了那舌头，舌头上果然有芒刺，但那是一根细长的尖刺，藏在舌头的正中间，依稀就是舌骨的延伸。聂雍一把抓住舌头，忍住舌头上黏液的侵蚀，手腕转动，一下将裂角蜥的舌头在手臂上绕了几圈。舌尖上的芒刺被他牢牢控制在外，就像掐着毒蛇的七寸，任凭芒刺上毒液狂喷，一点也没沾到身上去。

舌头意外被拉住，裂角蜥的眼神立刻变了，咽喉深处传来一声深沉的鸣鸣声，随即庞大的爪子一下向聂雍拍来，紧接着全身一抖，它飞快地甩头，想把聂雍拍烂后甩出去。

聂雍避开了爪子，任凭它甩了起来，他拉着那弹性极佳的舌头，落到了裂角蜥背后，随即拉起那有毒的芒刺，对着裂角蜥背后一刺。裂角蜥转过头来，聂雍仍然不放手，它的舌头被聂雍拉扯得几乎脱落，嘴里鲜血直流，看起来似乎有些可怜。但紧接着裂角蜥发出了嘶吼，扬起了巨大的尾巴，那长鞭似的尾巴笔直地抽到了聂雍身上，立刻把他掀翻到水里，紧接着一只巨大的脚掌踩了下来，水声哗哗。聂雍摔到水里，迅速翻身向右避开。他先确认了自己没有被芒刺伤到，也确认了芒刺的确刺进了裂角蜥的后背，心里一阵狂喜，但在狂喜的同时，他惊觉从背脊到大腿传来的剧痛——那尾巴的抽打竟如此有力！同时，裂角蜥的四足同时落地，在浅水中用力地拍打起来，它在寻找聂雍，带着凌厉的怒气。

聂雍在水里连滚带爬地躲避，裂角蜥被他带着绕了几个圈，因为身躯庞大沉重，一时没能按住他。聂雍稍微放了点心，眼角一瞟，却发现自己

已经退到了一堵冰凉的暗绿色“墙壁”边。

那是另一只裂角蜥，正在黑暗中安静地望着他——也望着自己狂躁的同伴。

就在聂雍整颗心都凉了的时候，只听“扑通”一声巨响，那只一直追在他身后的裂角蜥突然倒下，慢慢地横过身体，不住地发出呼噜声，却不动了。聂雍回过头来，那影子不远不近还飘在他身旁，只听他冷冷地说：“它毒发身亡了。”

水声响动，四周无声无息聚拢过来的裂角蜥都悄然向那头倒地的同伴走去。低头嗅了嗅，有一只裂角蜥就这么弹出舌头，刺入了同伴的后颈。

很快，更多的舌头刺入了地上那只裂角蜥的身体，它们也很快就把那只三米高的巨兽当成易拉罐可乐，吸食了个干干净净。

聂雍一步一步倒退，慢慢潜入黑暗中，他终于真正清醒了过来——他苏醒了，面对的是一个全然未知的世界。

全然的未知，和他过去所有的想象截然不同。

走过那段裂角蜥猖獗的水道，聂雍心跳一百八，却还能保持着轻而慢的步伐，慢慢地从一片噩梦一样的地方，走向了一个散发着白光的地方。

那是个通道口。